

往

事

史铁生

柏籽随风飘落

银杏的叶子开始泛黄

我在那园子东南角的树林里

无聊地坐着翻开书

其实也不看

只是想季节真是神秘

万物都在它的掌握之中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一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史铁生

往

事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一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史铁生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1辑)

ISBN 7-222-04253-9

I. 往... II. 史...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685 号

策 划: 张 维

主 编: 野 莽 欧阳常贵

责任编辑: 张晓岚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 名 往 事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一辑)

作 者 史铁生 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96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制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7-222-04253-9

定 价 39.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总序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总序

档案是怎样建成的

野

莽

1

一群鱼在海中苦苦地寻觅，眼里闪耀着焦急而又愤怒之光。这是一群真正的读者，在茫茫书海里已经游过吃一只烤鸭的时间了，他们在寻找一位他们熟悉并且热爱，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崇拜的作家，他们满心希望在这位作家的书中看到他最近的作品，最早的作品，最棒的作品，被人捧上天

去的作品和被人骂得一塌糊涂的作品,同时还要看到他全部作品的目录和出处,以及爱屋及乌地想看看他长得到底是什么模样。他们满世界地找着,这里找到了一本,那里找到了一本,还有一本是他和许多人的作品被编在了一起,可惜这一本里没有他们要看的那一篇,那一本里没有他们要看的这一篇,第三本里他们要看的东西一篇也没有。于是他们继续满世界地找着,这次可算是找对了,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这位作家的一套文集,总共是十四本,他们要看的东西分别印在那十四本里,然而他们却绝望了——姑且不说这套码起来足有一尺多高的书的屁股上写着三百块钱,就是自己那个小房间的小书架上,又容得下几位作家的书呢?

假若一书中浓缩了一位作家的精华,这群鱼儿想必真会有得水之欢。“中国作家档案书系”试图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一本本酷似档案的书,档案里装的自然是纯粹的文学,以作家的重要作品和文学活动为支撑,里程碑式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名作是它的基本构成。为满足好奇读者的愿望,书中还附以作家自诞生以来的多页珍照,以便验明作家的正身。

不仅是为了读者,同时也是为了文学,必须给中国作家建立一套档案,而且必须从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中国作家建起,不必等着百年之后盖棺论定。事实上作家的棺材随时都会被人打开,根据彼时的需要为死者的作品重作诠释,因此不必将这项有意义的工程留给后人。与当代作家同步行进的好处实在颇多,它至少可以避免图书界的欺世造伪而保证版本的绝对真实。

一位作家一个档案袋,十位作家一个档案组,一百位作家一个档案馆。它们是经济的,精致的,流动的,以传统而又新潮的姿势可握于读者之手。

1999年12月出版的《中国作家大辞典》共收录中国当代作家6949人,除去亡故者、停笔者以及主要从事文学评论、编辑、组织工作者,迄今仍在文坛舞笔拼杀者约居半数。但是有减有加,跨入21世纪后,年轻作家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有跳龙门者。如何千里挑

一?入选者要达到什么软硬指标?谁具担纲评委的权威?谁又能站在裁判的看台?建档大幕未拉,必先明确游戏规则。

入选作家不仅要写得好,佳作多,名气大,而且要在新的世纪有优秀的表现,向热爱他们的读者捧出相当数量的新作。旧的作品在他们过去的版本中出现得太多了,人越著名版本越多。

处女作是必须有的。它们是作家走向文坛的始发站,就像是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没有第一站就没有第二站,就不能到达最终要去的那座光辉的圣殿。中国作家档案是一个溯根求源、有头有尾的信息工程,它一定要让读者一睹作家当年起跑的英姿。

中国当代文学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断裂,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荒芜的文坛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出现了大批的作家。这其中有一些是死去活来的作家,即当年的右派从各个不起眼的角落手舞纸笔又卷土重来,一些是完全新生的作家。后者多半是6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和正在社会底层苦苦寻路的回乡知青,他们迅速地占领了文坛并成为后来文坛的中流砥柱。

与其相比,诞生于60年代的作家是幸运的,他们登上第一辆公共汽车时,眼前已经是车水马龙了,他们想乘哪辆就乘哪辆,只有精彩世界的无限诱惑,没有禁忌。

然而,对于今日的文坛名宿,童年的留影已成珍照,惟其嫩稚才显得那么的宝贵,那么的美丽。

这是因为当今的作家们在文学的技巧上实在是太纯熟,太老练,太炉火纯青,简直有点石成金之术,能够变粪为宝了。

我们知道,在这套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的读者中,有一部分是未来了不起的作家,十年之后他们将在报刊的名家专栏对人谈起这套档案。较之普通读者,他们更多了一份读书



的指望,他们很想了解这些作家何时成名,怎样成名,以一篇何等伟大的作品而石破天惊,轰动文坛的。

这样的读者真是太聪明了,他们将来不当作家谁又能当作家呢?成名作是作家的第二站,这是一个大的站台,至少比处女作的那一站要大。他站在那里,不仅引起了编辑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几乎全国人民的注意,这些人是激情澎湃的普通读者,目光深沉的职业批评家,一言九鼎的文坛泰斗,这些人一起念叨着一篇作品的名字,纷纷说起它的好处,投它以票,授它以奖。那么好了,这位走运的作家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成名于天下了。

也曾有过这样的现象,即作家的处女作同时就是其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是在这套档案中,编者和作家本人都以各自的栏目安排了它们,因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特性是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与作家一道成长,而作家们的确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艰难地跋涉着。

也恰好符合了读者的心愿,他们想看的就是一条龙,就是这个艰难而又漫长的奋斗历程。

由于不是盖棺论定,由于作家们全都精神抖擞地活着,档案中的代表作只能代表作家的过去。他们还在努力地写作,我们希望他们继续产生惊天动地的代表作,为未来的档案增补本提供可能。

代表作的篇幅无所谓大小,字数无所谓多少,只要能代表就行,正如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是《战争与和平》,而欧·亨利的代表作是《麦琪的礼物》一样。在这本大约四百页的档案中,我们收不下《战争与和平》,这里的代表作的全称应该是中短篇小说代表作。

如果出现了与成名作一样的情况,作家的代表作也并非一篇,那么编者就以四面八方的考虑,从中遴选一二。

宣布代表作的做法似乎也让作家们警醒与反思。他们不仅站在文坛横向地寻找自身的位置,而且站在今天纵向地回顾自身的发展:从第一篇作品走到今天,这之间走过了一段怎样的道路,自己的进步究竟如何,能够代表自己的到底是什么。

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本档案的珍藏者更应该是作家自己,它有

别于由单位秘密封锁的人事档案。

作文亦如做人,想不挨骂的办法本也不少,首选者是对谁都讨好,好比见人就摇尾巴才落得人见人爱的宠物。如果此法不能兼得,便宁可选择主人和强者,这样方可保得太平。

然而太平文学都不好看,卿卿我我的爱,哼哼唧唧的痛,它所滋养的只会是同样哼唧着的读者一颗缺爱的心,而使真正有品味有见地的读者望之生腻。真正的读者无不希望深切感受到作品的锋芒,希望看到作品的思想以及艺术的独到之处。

独到的作品注定会引起争议,因为独到的本身诠释了它的单枪匹马,离群索居,它的大胆尖锐的思想伸进了他人不可触及的私密与短处并给予艺术的揭发,因而它引起了社会的一阵瘙痒疼痛,有人赞美之,有人咒骂之。这是百花园中猝然绽开的一朵野花,它在赞声中散发奇香,在骂声中怒放异彩。

这样的作品往往蕴含着旷世的真理,时而闪现如划破天空的流星,它的出世之夜乃是万众仰目之时。它舍身一跃,勇敢无畏,为了一展光辉不惜将生命燃烧得淋漓尽致。

因此,在作家的档案中,应该收入这样的作品以供民间毁誉。

让作家自己说,可以听到他创作背后的理论,让作家的朋友说,可以看到他创作以外的故事,因为读者愿意知道这些,这里面有很多的秘密,不是从作品中可以得到的。钱钟书对国际友人说,鸡蛋好吃就吃鸡蛋得了,为什么还要看到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他的幽默无法劝退内心执著的读者,他们偏要听母鸡下蛋的叫声以及偏要看它挣得面红耳赤的样子。

思想是行为的导演,文字是念头的走卒,知其这样写,

不知其所以这样写,更不知其不这样写就绝对不行。幕后的东西总比前台的东西来得神秘而有力量,要不,幕后操纵者的罪责何以会大于案犯呢?

有品味的读者喜欢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录。先哲的对话总是那么精妙绝伦,不造作,不遮饰,不修辞,赤身相见,一种大俗大雅大拙大美的语言艺术,一般的作家穷其一生也难以达到这种自然之境。

这里的印象是指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形象与心灵。少则一人一篇,多则一人两篇,作家写作家,一个作家的印象记往往又是另一个作家的美文,机智幽默,痛快恣肆,为一切其他文体所不及。

此外,还想掌握作家一些文学旅途中发生的事情,那可是作家通往成功的一串足迹啊!

于是在这套区别于一般选集的档案中,编者刻意安排了这么几个有趣的节目。

对于真正的饮者,好酒的确是不怕巷子深的,大牌作家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面酒旗。但是我们仍然要让这一面面鲜艳的旗帜插入闹市,迎风招展。中国作家档案始发前夕,编者以“二十一世纪文学开山工程”为题从媒体发出消息,立刻引起四面来风,京城文学、文艺、文化、新闻和知识界所有的报纸都派要员参加了书系的首发式,连外埠电视台的采编人员也闻讯飞来,采访这一工程的策划、主编、作家,并在一周之内用卫星向全世界进行了传播。

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人头攒涌的门外,记者的镜头对准了这套档案的出版者,而在门内,在新华书店的新书台前,则有众多的读者手握新书包围了签名留念的作家。

——原载《中国书刊报博览》2002年11月2日

求

W
A
N
G
S
H

总 序

档案是怎样建成的……………野 莽 (1)

2000 年后新作(选 3 篇)

往事……………(1)

两个故事……………(15)

病隙碎笔 5……………(25)

处女作

兄弟……………(63)



———
成名作
———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71)

———
代表作
———

我与地坛…………… (89)

命若琴弦…………… (109)

原罪·宿命…………… (132)

———
影响或争议最大之作
———

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 (173)

———
印象记
———

残缺…………… 皮 皮 (245)

———
对话录
———

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王 尧 史铁生 (265)

后 记…………… (291)

———
著作目录…………… (294)
———

———

大事年表..... (296)

———

影 集..... (298)

———

手 迹..... (299)

———

小 传..... (300)

———

2000年后
新作(选3篇)

往

事

WANG SHI

童年，某个除夕的下午，我独自站在街上。除夕的下午，这不会错，因为我一直想着马上就要过年了。玩一会儿我就要想一下：过年了，将有三天爸和妈都放假在家，不用去上班了；将有三天我都没有作业，光是玩；三天里爸和妈都可能带我出去，逛公园、串亲戚；三天，家里随时会有客人来，送给我礼物，给我压岁钱；这三天顿顿都有鱼有肉，还有其他好吃的东西……三天是够长的了，而且现在还没开始，三天是要从明天算起的。每这么想一遍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快乐。所以我从家里跑出来，在街上玩，好像这样就可以使即将到来的好日子更确凿，就可以把它们保护得更牢固，更完整。

我独自在街上玩。就是我家门前那条细长的街。站在街心朝两端望，两端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灰白的天，和

灰白的天下雪掩的房屋。

从早晨开始下雪，中午时停了。不过天仍然阴着，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雪，可能一宿都不停，可能明天一早起来就见那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到处一片洁白。那可真是太棒了！我喜欢雪，喜欢大雪带来的安谧，尤其那安谧之中又漫布着过年的喜庆。我独自在街上跳。天并不冷，一点儿都不冷，空气湿润、新鲜、干净。空气中偶尔飘来炸鱼和炖肉的香味儿，使人想到家家户户当前的情景——忙碌、欢快，齐心协力准备着年夜饭。是呀，过年了。鞭炮声东一下西一下地响，闻得见丝丝缕缕的火药味儿，但看不见放鞭炮的人。街上人迹已稀，都在家里了，惟偶尔一两个因为什么事耽搁了的人，正提着满篮的年货急匆匆埋头赶路。

其实街上并没什么好玩的。我只是在雪地里跳，用木棍敲落树上的雪，把路边的积雪捅得千疮百孔，等候时间一点儿点儿过去，接近年宵。我不急着回家，反正一连串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我一点儿都不急着回家，让那幸福的年宵在看不见的地方积聚得更浓厚些吧。别让它来得太快，也走得太快。不如在这温润的空气里多待一会儿，在等待的快乐里多待一会儿。我希望暮色慢慢降临时母亲会出来找我，她走到街上，左右张望，然后冲我喊：喂，还不回家吗？过年啦——！

我蹲在一根电线杆下这样想着，忽见路当中站着一只猫。不知它是从哪儿跳出来的，一身雪白，惟耳朵和尾巴是黑的。它远远地看了我一会儿，便在一座座雪堆之间跳来跳去，看见撒落在白雪上的红色爆竹屑，它就闻，就刨，就“喵——喵——”地叫，好像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快乐感受。我追它，它便在雪堆后面藏起来。靠着它的黑耳朵和黑尾巴我有时能看到它，它若把头埋下去把尾巴收起来，你简直就分不出哪是雪堆哪是它。我在雪堆之间绕来绕去追它。这猫似有些灵性，我走到这边，它就在那边露出两只黑耳朵，我跑到那边，它又在这边露出一条黑尾巴，我却看不出它是怎么从这边跑到那边的。它不远不近地总跟我保持

着五六米距离。我追累了，它就从雪堆上露出头，转动着两只黑耳朵看我，或者是笑我。当然它不笑，这东西好像很有幽默感。这猫有点儿神秘。我想我得认真对待它了。我正想着得怎样对付它，它却忽然消失不见。我低着头东找西找，却又听见高处有它的叫声，抬头看时，只见它在某一座屋顶上舒舒服服地抱成团，两眼甚至半睁半闭。等我跑到那屋檐下，它好像又不在那儿了，紧跟着，另一个方向又响起它甜甜的叫声。我急转身，就见五六米外的一处台阶上正有一只白猫懒洋洋地躺在那儿理毛。妈的，到底有几只猫呢！我恼了，挥着木棍冲向那台阶。它泰然自若地看着我，一动不动，见我冲到它跟前了，才“噌”地一下跳开。这不算气人。气人的是它跳开之后并不跑远，仍与我保持五六米距离，在那儿悠然地游戏，闻地上的爆竹屑，在雪堆之间跳来跳去，轻声轻气地叫，看我。我想算了，这东西！甭理它吧。可我这样一想它好像也随之变了主意，不跳也不叫，静静地藏在雪堆后面，只露出两只黑耳朵，好像故意让我看到它。我气喘吁吁地坐在台阶上。它见我不再追它，或者是相信我屈服了，终于承认了失败，它便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然后，仿佛横刀立马一般站在街心盯着我。我知道，只要我一动，它就又会溜走，跳上树，跳上墙，或者随便藏到哪儿去，所以我也不动，我也毫不含糊地盯着它。我跟那白猫四目相对，互相看着，好一会儿，它开始搔首弄姿，开始看天，耸鼻子，支起耳朵听。天色越来越暗，鞭炮声越来越密。大约确信我是个不堪一击的家伙，这猫轻蔑地叫了两声，转身走开。它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就站住回头看我一眼，我便鬼使神差地跟着它。我觉着我跟着它走了很久，走过了很多人家，最后天黑了，只见它雪白的身影倏忽消失在我

家的院门中。我跟着它走进院门。我跟着它进去但是院子里空空如也，没有房子，没有人，没有声音，也没有家，只有灰白的天，只有灰白的天空中落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家呢？我大声喊：“妈——”我大声喊：“妈——！不是要过年了吗？”

醒了。是个梦。我听见妻子也醒了。她翻了个身，趑趄地说：“你最近老做噩梦。”天还黑着，黑得透彻，估计也就是半夜两三点钟。我想了一会儿那个梦，但能记起的已经很少，本来要复杂得多。我叹一口气。妻子又翻身，问：“梦见什么？”“大雪。还有，快过年了。”“你老是梦见大雪。”“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你是在大雪中生的。”“可能。不过我这一生，很多重要的事都发生在大雪天。”“还有什么事？”

“还有我第一次得到你的照片的那天……”

我听见妻子不断地翻身。

“那天也是下着大雪，也是快过年了，我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跑步。那是很多年以前了，那时的空气要比现在干净得多，好像也深厚得多，张开嘴使劲呼吸，它就清清楚楚一直往你的深处走。那时的鞭炮也没有现在这么响，也不像现在这么密，稀稀落落的东一声西一声倒比现在的有味道，过年的气氛也更浓。那时候的人好像更有耐心，更会等待。我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年轻，也许是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心里有一种盼望。其实，那时候心里天天都有着盼望，莫名的盼望，并不因为什么具体的事，可以完全没有原因但心里总是觉着有什么好事就要发生了。我就那么跑着，浑身舒畅，那感觉现在早就没有了。我就那么跑着，不想停下来，快乐好像关不住似的从里面往外流……”

“这时候我看见你从教学楼里走出来。你的衣裳又肥又大，可不像现在的女孩儿们穿得那么讲究。我猜那身衣裳没准儿是你姐姐穿剩下的，已经洗得发白。不过我看你穿那身衣裳真是美，

比现在的名牌服装还漂亮。你从教学楼里出来骑上车就走了。你滑行了几步，飞身上车，那姿势特别潇洒。”

“我可是记不得了。”

“你当然不会记得。你骑上车就走了。你骑得快极了，在雪地里也不减速，就见你的蓝围巾一点儿点儿变小，像一缕蓝色的水彩眼瞧着在水里融化。”

“那是什么时候？”

“上学的时候，某一个除夕的下午。”

“我完全记不得了。”

“你不可能记得。我本来想跟你打个招呼，可我好跑在操场的另一边，离教学楼最远的那边。等我跑到这边，你已经走远了。”

“那会儿你就注意我了？”

“然后我也离开操场，跟着你的车轮印儿跑。不，那时还不懂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经常都有的那种盼望一下子强烈起来，但到底盼望什么当时也说不清。大雪扑面，我跟着你的车轮印儿使劲跑，我想也许能追上你。可是追上你又怎么样呢？心里一犹豫脚下就没劲儿了。我站在路边歇一歇，这时候就见雪地上有个小塑料夹，捡起一看是个游泳证，上面的照片是你。我心里一亮，心说真是天赐良机——追上你把它还给你岂不顺理成章？我就又顺着你的车轮印儿追。可刚跑了几步，张流来了，他骑着自行车在背后喊我，问我是不是吃多了这会儿还跑的什么步快过年了也不回家？我赶紧把那个游泳证收起来。我想哪天还给你的，可后来我看这游泳证反正也过期了，就把它留下了。当然，我是想留下你的照片。”

“你一直都留着？”

“留着。”

“在哪儿？”